



文白
对照

唐宋八大家文钞



郭预衡◎主编



广东教育出版社

柳州文钞引

昌黎韩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为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喷啸山谷，一呼一应，可谓盛已。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诸家矣，其深醇浑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劲悍姆寥，抑亦千年以来旷音也。予故读许京兆、萧翰林诸书，似与司马子长《答任少卿书》相上下，欲为掩卷曩歆者久之。再览《钴姆潭》诸记，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将凌虚御风也已，奇矣哉！予录书、启三十三首，序、传十七首，记二十八首，论、议、辩十四首，说、赞、杂著十八首，碑、铭、墓、碣及谏、表、状、祭文二十首，厘为十二卷。按柳州《平淮雅》与《饶歌》，及五七言诗什，于诸家中尤擅所长，予校而录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归安鹿门茅坤题

柳州文钞·目录

柳州文钞引

卷十七 柳州文钞一 [书]

- 与李翰林建书 (1)
- 寄许京兆孟容书 (3)
- 与杨京兆凭书 (7)
- 与萧翰林俛书 (12)
- 与顾十郎书 (14)
- 与裴埴书 (15)

卷十八 柳州文钞二 [书]

-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17)
- 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 (19)
- 与李睦州服气书 (21)
- 答周君巢书 (24)
- 与杨海之疏解车义第二书 (26)

卷十九 柳州文钞三 [书]

- 与韩愈论史官书 (34)
- 与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 (36)
-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 (37)
- 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39)
- 与友人论文书 (41)
-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43)
- 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 (46)
- 复杜温夫书 (46)
- 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 (48)
-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49)
- 答贡士沈起书 (50)
-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51)
- 答严厚舆论师道书 (52)

卷二十 柳州文钞四 [书][启]

- 上李夷简相公书 (54)

-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55)
- 与吕恭书 (58)
-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59)
-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 (61)
- 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 (62)
- 上襄阳李仆射愬献唐雅诗启 (63)
- 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启 (64)
- 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启 (66)

卷二十一 柳州文钞五 [序][传]

- 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69)
- 杨评事文集后序 (70)
- 濮阳吴君文集序 (72)
- 愚溪诗序 (73)
-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75)
- 送薛存义之任序 (76)
- 送徐从事北游序 (77)
- 送李渭赴京师序 (77)
- 送琛上人南游序 (78)
-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79)
- 送僧浩初序 (80)
- 序饮 (82)
- 序棋 (83)
- 种树郭橐驼传 (84)
- 梓人传 (85)
- 宋清传 (88)
- 童区寄传 (90)

卷二十二 柳州文钞六 [记]

- 馆驿使壁记 (92)
- 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 (93)
- 兴州江运记 (95)
- 全义县复北门记 (98)
-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99)

零陵郡复乳穴记	(100)
零陵三亭记	(101)
道州毁鼻亭神记	(103)
潭州东池戴氏堂记	(104)
桂州訾家洲亭记	(105)
邕州马退山茅亭记	(107)

卷二十三 柳州文钞七 [记]

游黄溪记	(109)
始得西山宴游记	(110)
钴鉷潭记	(111)
钴鉷潭西小丘记	(112)
至小丘西山小石潭记	(113)
袁家渴记	(114)
石渠记	(115)
石涧记	(116)
小石城山记	(117)
柳州东亭记	(117)
永州万石亭记	(118)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119)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121)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122)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	(123)
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	(124)
永州铁炉步志	(125)

卷二十四 柳州文钞八 [论][议][辩]

封建论	(127)
四维论	(132)
守道论	(133)
六逆论	(134)
晋文公问守原议	(136)
驳复仇议	(138)
桐叶封弟辩	(140)
《论语》辩二篇	(141)
辩《列子》	(143)
辩《文子》	(144)
辩《鬼谷子》	(144)
辩《晏子春秋》	(145)
辩《亢仓子》	(146)

辩《鹖冠子》	(147)
--------------	-------

卷二十五 柳州文钞九 [说][赞]

[杂著]

天说	(148)
观《八骏图》说	(149)
捕蛇者说	(150)
鹤说	(152)
说车赠杨海之	(153)
伊尹五就桀赞	(155)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156)
晋问	(157)

卷二十六 柳州文钞十 [杂著]

乞巧文	(166)
斩曲几文	(169)
宥蝮蛇文 并序	(170)
憎王孙文 并序	(172)
吊屈原文	(173)
三戒 并序	(175)
谤誉	(177)
对贺者	(179)
愚溪对	(180)
设渔者对智伯	(182)

卷二十七 柳州文钞十一 [碑][铭]

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	(185)
箕子碑	(186)
武冈铭 并序	(187)
覃季子墓铭	(189)
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 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 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 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 并序	(190)
故襄阳丞赵君墓志铭	(193)
柳州司马孟公墓志铭	(195)
永州刺史崔君权厝志	(196)
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	(197)
大府李卿外妇马淑志	(199)
箠郭师墓志	(200)

卷二十八 柳州文钞十二 [墓版][碣]

[谏][表][状][祭文]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202)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 (205)

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
..... (207)

故御史周君碣 (208)

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谏 (209)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

墓表 (213)

段太尉逸事状 (214)

祭吕衡州温文 (217)

又祭崔简神枢归上都文 (219)

卷十七 柳州文钞一 [书]

茅坤曰：“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惲《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至其中所论文章处，必本之乎道，当与昌黎并驱，故录其可诵者二十九首。”

与李翰林建书^[1]

1 杓直足下：州传遽至^[2]，得足下书，又于梦得处得足下前次一书^[3]，意皆勤厚。庄周言，逃蓬藿者，闻人足音，则蹶然喜^[4]。仆在蛮夷中，比得足下二书，及致药饵，喜复何言！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馥甘，破决壅隔大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痹。所欲者补气丰血，强筋骨，辅心力，有与此宜者，更致数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

2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5]。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6]，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7]，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痍^[8]。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9]，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10]，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明时百姓，皆获欢乐；仆士人，颇识古今理道，独怆怆如此。诚不足为理世下执事，至比愚夫愚妇，又不可得，窃自悼也。

3 仆曩时所犯，足下适在禁中^[11]，备观本末，不复一一言之。今仆瘵残顽鄙^[12]，不死幸甚。苟为尧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为量移官^[13]，差轻罪累，即便耕田艺麻，取老农女为妻，生男育孙，以供力役，时时作文，以咏太平。摧伤之余，气力可想。假令病尽已，身复壮，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前过三十七年^[14]，与瞬息无异。复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审矣。杓直以为诚然乎？

4 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贫者士之常^[15]，今仆虽羸馁，亦甘如飴矣。

5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仆^[16]，仆岂敢众人待常州耶！若众人，即不复煦仆矣。然常州未尝有书遗仆，仆安敢先焉？裴应叔、萧思谦^[17]，仆各有书，足下求取观之，相戒勿示人。敦诗在近地^[18]，简人事，今不能致书，足下默以此书见之。勉尽志虑，辅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注释】

[1] 本文作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时柳宗元在永州。 李翰林：名建，字杓直，贞元中补校书郎，后升左拾遗、翰林学士，《旧唐书》卷一五五、《新唐书》卷一六二有传。 [2] 传（zhuàn）：古代设于驿站的

房舍，引申为驿站上所备的车马。 [3] 梦得：即刘禹锡（公元 772 ~ 842 年），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间进士，登博学宏辞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集团，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终官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刘和柳宗元交谊很深，人称“刘柳”。 [4] “庄周”四句：语本《庄子·徐无鬼》。蓬蒿（dī）：草丛，草野。蹢（qióng）然：形容脚步声。 [5] 越：指两广、福建一带。 [6] 蝮（fù）：蝮蛇，毒蛇的一种，头部呈三角形，身体灰褐色，有斑纹。虺（huī）：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 [7] 射工：即蜮（yù），在水里暗中射人，甚者至死，或称短狐，或称水弩。 [8] 疮痍（wēi）：创伤，伤口。 [9] 圜（huán）土：指牢狱。 [10] 寻丈：一丈见方。寻，八尺。 [11] 禁中：朝廷内。 [12] 癯（lóng）：衰弱多病。 [13] 为量移官：因罪被贬至远方的官吏，遇赦则酌量移到近处任职，称“量移”。 [14] 三十七年：元和四年（公元 809 年），柳宗元 37 岁。 [15] 贫者士之常：语出《列子》。 [16] 常州：指李建之兄李逊，时任常州刺史。煦（xù）：温暖。这里意为照顾。 [17] 裴应叔：即裴垍。萧思谦：即萧俛。参见后文《与裴垍书》、《与萧翰林俛书》。 [18] 敦诗：即崔群，柳宗元好友，时任翰林学士。

【译文】

1 杓直先生：永州驿站的快马来到，收到先生的信，又从梦得那里得到先生前次一封信，心意都很殷勤深厚。庄周说，逃避到草野荒僻地方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就非常高兴。我在偏远的永州，近来收到您的两封信，以及送来的药品，高兴又怎么表达呢！我自从去年八月以来，胸腹间痞气阻塞不舒的病症稍微好了点。以往间隔一两天发作一次，现在一个月发作两三次。用永州人的槟榔果实作药，攻伐气血不通的疾病太过头了，阴邪之气虽然衰减，却已经伤了正气。走路时膝部颤抖，坐着时大腿股部麻木。现在需要的是补足气血，强壮筋骨，增强心力，有适合治这种病的药，再送来几种。忽然得到很好的药方一起送来，就更高兴了。

2 永州在楚地属于最南边，情况和越地相类似。我烦闷的时候就出去游玩，游玩时又经常害怕。走过野地则有毒蛇大蜂，一会儿抬头观望，一会儿低头走路，没走多远就感到劳累疲倦。靠近水边则害怕射工沙虱，带着怒气暗中射人，射中人的身体，动不动就长成疮伤。偶尔找到幽静的树木和美好的石头，暂时得到欢笑，已经感觉不到快乐了。为什么呢？就好像被关闭在牢狱里，一旦遇到风和日暖的景象，背靠着墙用手搔痒，伸展四肢躯体，在这种时候，也以为很舒服，但是看看地，看看天，不过一丈左右，终究不能够走出牢狱，这怎么能够长久地感到舒畅呢？太平盛世时的百姓，都得到快乐；我是读书人，学到不少古今治天下的道理，偏偏这样悲伤。的确做不了治平之世的小官，甚至与愚夫愚妇相比，也做不到，私下里自己哀叹。

3 我从前犯了罪，您正在朝廷任翰林学士，事情的经过都详细地看到了，不再一一对您说了。现在我衰弱多病，无所追求，不死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是尧时的百姓，不必要建功立业，只想要成为量移的官吏，略微减轻一点罪过，就可以耕田种麻，娶老农民的女儿为妻子，生儿育孙，供出力服役，时时写作文章，来歌咏太平。身体受到摧残损伤之后，气力不足，可想而知。假如疾病完全痊愈，身体又得强壮，漫长的一生，至多不过三十年过客罢了。以前过了三十七年，与一瞬间没有什么区别。以后还能得到的年岁，非常短暂，不足使用，这也是很明显的了。杓直先生认为的确是这样吗？

4 我近来搜求到经书、史书和先秦诸子的著作数百卷，常常等待发抖的心悸稍微好一些，就马上伏案阅读，学到了很多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的本分。也写了数十篇文章，心里不满于语句缺少条理，不足以向远方投寄，只用来自己解闷。贫穷是读书人的常事，现在我虽然瘦弱饥饿，也感觉到像喝糖浆一样甜了。

5 您说已经告知常州刺史李逊照顾我，我怎么敢把李逊当作一般人看待呢！要是一般人，

就不会再照顾我了。但是李邕还没有书信送给我，我哪敢先写信给他呢？裴应叔、萧思谦，我分别给他们写过信，您可以向他们要来看看，互相告诫不要给别人看。崔敦诗在朝廷近地，跟人少来往，现在不能写信给他，您背地里把这封信拿给他看。我将尽心竭力，辅佐推行帝王的法令，使自己的罪过得到赦免。不赘述了。宗元上。

寄许京兆孟容书^[1]

茅坤评曰：“子厚最失意时，最得意书。可与太史公《与任安书》相参，而气似呜咽萧飒矣。予览苏子瞻安置海外时诗文及复故人书，殊自旷达。盖由子瞻晚年深悟禅宗故独超脱，较子厚相隔数倍。”

1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2]：伏蒙赐书海谕，微悉重厚，欣跃恍惚，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伏念得罪来五年^[3]，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馀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为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沉没，复起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2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4]，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兢兢^[5]，事既壅隔，狠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6]。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此人虽万被诛戮，不足塞责，而岂有赏哉？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7]，无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以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3 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8]，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9]，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旦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慷慨然歔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怜悯也。先墓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独托村邻。自遭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间，主守者固以益怠。昼夜哀愤，惧便毁伤松柏，刍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复何敢更望大君子抚慰收恤，尚置人数中耶！是以当食不知辛醢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以至此也。

4 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10]，娶孤女云挝妇翁者^[11]，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别，卒光史籍。管仲遇盗，升为功臣^[12]；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礼之^[13]。今已无古人之实为，而有其诟，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14]；刘宽下车，归牛乡人^[15]。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郑詹束缚于晋，终以无死^[16]；钟仪南音，卒获返国^[17]；叔向囚虏，自期必免^[18]；范痤骑危，以生易死^[19]；蒯通据鼎耳，为齐上客^[20]；张苍、韩信伏斧钺，终取将相^[21]；邹阳狱中，以书自活^[22]；贾生斥逐，复召宣室^[23]；倪宽挨死，后至御史大夫^[24]；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25]。此皆瑰伟博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恒怯澳涩^[26]，下才末伎，又婴恐惧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5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觊缕^[27]，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抵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馀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书辞繁委，无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无任恳恋之至！不宣。

【注释】

[1] 本文作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时柳宗元在永州。许孟容：字公范，元和初任尚书右丞、京兆尹，《旧唐书》卷一五四、《新唐书》卷一六二有传。[2] 五丈：许孟容在同宗兄弟中排行第五，所以称五丈。

[3] 得罪来五年：柳宗元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被贬为永州司马，至此前后五年。[4] 负罪者：指王叔文（公元753~806年），顺宗李诵为东宫太子时任侍读。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李诵即位后，重用王叔文，改革朝政。当年八月事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参军，次年被杀。[5] 兢兢（niè wù）：忧惧不安的样子。[6] 怨黜（dù）：诽谤，怨言。[7] “今其党与”三句：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凌准、陈谏、程异、韦执谊等八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8] 神理降罚：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五月十七日，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去世，柳宗元认为是上天惩罚他。[9] 得姓来二千五百年：春秋时鲁展禽采邑在柳，后以邑为姓，至唐中叶时约二千五百年。[10] 无兄盗嫂：据《汉书·直不疑传》记载，有人诽谤直不疑说：“不疑状貌甚美，却不料他和嫂子通奸。”不疑听说后，辩白说：“我根本没有哥哥。”但谣言照样流传。[11] 娶孤女云挝妇翁：据《后汉书·第五伦传》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开玩笑地对第五伦说：“听说你当地方官吏时，倚势拷打你的岳父，有这种事吗？”第五伦说：“我三次娶妻，都娶的是孤女，哪来的岳父？”[12] “管仲”二句：据《礼记·杂记下》记载，春秋时齐国相国管仲遇盗，捕获两人，推荐为官。[13] “匡章”二句：据《孟子·离娄下》记载，人们都以为匡章不孝，孟子独为匡章辩白，而且很礼貌地对待匡章，与他交往。[14] “直不疑”句：据《汉书·直不疑传》记载，汉文帝刘恒时，直不疑任郎中。跟他住在一起的人回家时，误取走同屋另一人的银子。不久失银的人发现了，以为直不疑偷了银子。不疑承认了，并买了相当数量的银子偿还失银的人。后来回家的人返回，把误取走的银子还给失银的人，失银的人十分惭愧。[15] “刘宽”二句：据《后汉书·刘宽传》记载，刘宽出门在路，有人丢了牛，误认作是为刘宽驾车的牛。刘宽一句也不申辩，下车步行。过了一会儿，认牛的人惭愧地送还那头牛。[16] “郑詹”二句：据《国语·晋语》记载，晋文公伐郑，抓走了郑詹，要把他扔到开水里煮，郑詹抓住大鼎的把耳，大声呼号，晋文公竟放了他，还送他一份厚礼。[17] “钟仪”二句：据《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侯巡视军队，见到楚国的俘虏钟仪，让他弹琴，钟仪弹奏楚国的音乐。晋侯厚礼待他，让钟仪回国，与楚国言和。[18] “叔向”二句：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晋国栾盈出奔楚国，范宣子囚叔向。有人要为叔向求情，叔向不答应，因为他断定一定会被免罪释放的。[19] “范痤”二句：据《史记·魏世家》记载，赵国派人到魏王

说：“帮我杀范痤（cuó），我将献地。”魏王派人捕捉范痤，范痤登上屋顶，骑在屋脊上说：“与其以死的范痤做交易，不如以生的范痤做交易。要不然我死了，赵国不献地，怎么办？”魏王竟放了范痤。 [20]“蒯通”二句：据《汉书·蒯通传》记载，蒯通为韩信谋臣，曾劝韩信自立为王。汉高祖刘邦诛韩信后，抓来蒯通，将烹煮他，蒯通说：“犬各吠非其主。”刘邦于是赦免蒯通。 [21]“张苍”二句：据《史记》记载，张苍跟从刘邦攻南阳，犯罪当斩，脱了衣服伏在刀斧上。王陵为他辩护，得到赦免。后至汉文帝时，张苍任丞相。韩信亡楚归汉，任连敖，坐法当斩，幸亏萧何救他，后来拜为大将。 [22]“邹阳”二句：据《史记·邹阳列传》记载，汉初邹阳从梁孝王游，受人谗毁，被抓进狱中，将杀之。邹阳从狱中上书给孝王，自言情衷，孝王就放了他。 [23]“贾生”二句：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受朝中权贵迫害，降职为长沙王傅。一年以后，汉文帝思念贾谊，征召他，在宣室与他倾谈。 [24]“倪宽”二句：据《汉书》记载，西汉倪宽任廷尉文学卒史，以儒生不习事，不署曹，降为从使，到北边去观看畜牧。后议封禅事，召拜倪宽为御史大夫。 [25]“董仲舒”二句：据《汉书》记载，西汉人董仲舒，因罪下狱当死，后被赦免。刘向在汉宣帝时任谏议大夫，因铸黄金不成，下狱当死。宣帝奇其才，免了他的死罪。后来二人都成为汉朝大儒。 [26]怵（kuāng）怯：害怕，畏惧。 湮浞（tiǎn niǎn）：污浊。 [27]觭（luó）缕：委曲详尽而有条理。

【译文】

1 宗元再三叩拜在五丈座前：有幸得到您来信教诲晓谕，细致入微，深情厚意，我读后欢欣鼓舞，恍恍惚惚，怀疑是做梦，捧着您的信低头叩谢，心跳难以平静。我想被贬谪永州五年以来，从来没有原先相识的朝中大臣肯写信给我。为什么呢？因为罪过和诽谤交相积累，人们不免纷纷怀疑，觉得的确值得奇怪而且畏惧。因此我常常呆呆坐着，忘记行走，内心充满忧愁，残存的身躯和魂魄，聚集了众多的疾病，郁积成体内的痞块，不吃饭就感到肚子饱了。无论天气是冷是热，寒气与火气交互而至，在我的体内销蚀我的肌肉和骨骼，决不仅仅是外部的瘴疠之气所引起的疾病。忽然得到您的教诲，于是知道有幸得到颇有才德的人的饶恕，想要让我这病入膏肓的人，得以重生。究竟我向来有哪些名声，胆敢得到这样的厚望！

2 宗元年轻的时候，与王叔文亲密友善，起初认为他的才能奇特，以为可以一起树立仁义，辅佐教化。没有料到会犯什么错误，勤勤恳恳勉励自己，希望以中正信义作为志向，以振兴尧、舜、孔子的正道，有利于安定百姓作为职责，不明白自己愚蠢浅陋，不可以勉强去做，我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后来仕途阻隔，忧惧不安，政事受到了阻挠，严重地得罪了权贵近臣，狂妄疏忽，做了错事，蒙受到意料之外的罪过，众人议论纷纷，鬼神也交相怨怒。再加上出身本来卑贱，突然起来担任要职，人们更不信任。谋求名利、追逐仕进的人，拥挤不堪，一百个人也难得有一个如意的，而我却实现了仕进的追求，这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怨恨。因此在大的罪行以外，人们百般诋毁，制造各种谣言诬陷我，都把我当作共同的敌人，同心协力地加以攻击，并牵连到王叔文等人，以致使我蒙罪遭贬。这些事情都是先生您所听说看见的，不敢为他人诉吐苦衷。藏在心里憋不住，又写信告诉您。像王叔文那样的人即使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赎清他的罪责，难道还能给予奖赏吗？现在他的同党们，都有幸得到宽恕，各任遥远边州司马，没有多少公事，享受现成的俸禄，皇帝的恩德已经相当优厚了，还怎么敢进一步等待赦免重罪，得到意料之外的恩泽呢？年轻气盛，不能知晓事情的预兆，不能确定事情是否正确，只想要一往无前地去实现理想，果然触犯了刑法，这都是我自找的，又能怪谁呢？

3 宗元在同党中，罪状最严重。上天惩罚我，又没让我立即死去。还能跟人说话，求取食物，苟且偷生，迷惑而不知道羞耻，过一天是一天。但这么做也有重要的原因。自从柳家得姓以来，已有二千五百年，每代都是嫡长子。现在我蒙受非同寻常的罪过，住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低洼潮湿，充满迷雾，心里恐惧有一天突然死去，荒废坠失了宗族的延续，所以悲苦痛恨，

心里像开水沸腾一样灼热。孤独无所依靠，又还没有儿子。荒远偏僻的地方很少有读书人的女儿，无法成立婚姻，世人也不肯和有罪的人过于亲近，所以延续宗族的重任，到现在还无法承担。每当春、秋两季祭祀时，我孑然一身，祭奠祖先，回头看看没有继承家族的子孙，恐惧得叹息惊怕，深怕这事无法实现，摧心伤骨，就像刀刺一样。这确实是先生您也感到怜悯的。我父亲的墓地在长安城南面，没有堂兄弟可以做主，只好托付给村里的邻居。自从贬到永州以后，我是生是死的信息很少传到家乡，帮我负责守墓的人当然就更加懈怠了。我日夜悲哀感愤，深深害怕人们毁伤陵墓的松柏，不禁止砍伐和放牧，以至于铸成大错。近世礼节重视拜祭洒扫陵墓，现在我没这么做已经四年了。每遇寒食节，我就朝着北方大声号叫，以头叩地。想象田野道路，都是男男女女，哪怕小吏、佣工、乞丐，也都能够拜扫父母的坟墓，治马病的医生和夏天在田里干活的农民的鬼魂，也没有不得到子孙奉养的。但我对这事已绝望了，又凭什么这么说呢！长安城西有数顷田地，种了几百株果树，大多是我父亲亲手种植的，现在已经荒秽了，害怕人们随便砍伐，不再爱惜了。家里有御赐图书三千卷，还在善和里旧居，宅第现在已经换了三次主人，那些图书是存是亡也无法知道了。这些都是先人托付给我的重任，常常挂在心里，但却没有办法做些什么。树立己身一旦败坏，所有的事情都土崩瓦解，身体残废，家庭破败，成为世上的大罪人。我还怎么敢希望有才有德的人抚慰救济，使我重新恢复职位呢！所以吃饭的时候不知滋味，不会节制，洗沐盥漱，一年多才做一次，抓一抓皮肤，满指甲都是灰尘污垢。确实是忧愁恐惧，悲哀感伤，没有人可以倾诉，以至如此。

4 自古以来，有贤德和才干的士人，秉持志向，遵守规矩，但却受到诽谤议论，难以自明，这样的人只以百计。所以有无兄盗嫂的直不疑，有娶孤女被说成打岳父的第五伦，但都仰赖当世豪杰，给予分明辨别，使他们最终凭借历史记载而获得光耀。管仲遇到盗贼，捉到以后，用为官吏；匡章蒙受不孝的名声，孟子尊重他。现在我已经没有古人实际的所作所为，但却蒙受与古人相同的污垢，想希望得到世人的了解，已经不可能做到了。直不疑买了银两来偿还同屋的人；刘宽下车，把牛还给乡下人。这都是深知疑似的事情无法辩白，不是口舌所能胜任的。郑詹被晋国抓住，最后得以免死；钟仪弹奏南方音乐，最后得以归国；叔向被囚禁，自己估计一定会被释放；范痤骑坐在屋脊上，愿意以生人换死人；蒯通抓住鼎耳，成为齐国重要的宾客；张苍、韩信将处死刑，最后被任命为将相；邹阳被关在狱中，靠上书梁孝王得以保存生命；贾谊被贬谪，又被召回宣室；倪宽受到排斥，后来官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被关进监狱，等待处死，后来成为汉朝大儒。这些都是奇伟博学的士人，能够凭自己的能力解脱罪责。现在凭借我的畏惧污浊，才能低微，又疾病缠身，即使想要慷慨激昂，振臂伸冤，像古人那么做，这不是更加显得疏狂了吗！

5 有贤德的人在现世不得志，必定想要在后世让人尊贵，古代著书立说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宗元最近也想要这么做，但是才力粗疏，没有什么高明特殊的见解，虽然想要持笔详尽地写作，但神志荒疏干耗，前后遗忘，到底不能写成完整的文章。过去读书的时候，自己认为不至于读不明白，现在却都难以读懂，更难以记忆。每次读古人一篇传记，读了几页以后，就再三回头阅读，重复观看作者是谁，但一会儿又忘了。假使万幸能够免除刑部囚籍，重新位列朝廷，也不能胜任当代君主之用了！希望您对我这处于无用之地的人有所哀怜，赐予恩德，只以保存通家子弟的宗族祭祀为念，有可以帮助的地方，不要失去机会。虽然不敢指望回乡祭扫先人坟墓，返回故乡旧居，以安度晚年，但求姑且稍微移居北边，少受些瘴疠之气，成立婚姻，求得继承家业的子孙，使家业有人可以托付，即使就此死去，也就像睡个好觉，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信里的言辞啰嗦，无法说明白心里的苦衷。但是从文章里看到人的志向，有才德的人本来就可以洞悉

肺腑了。非常恳切感念！不赘述了。

与杨京兆凭书^[1]

茅坤评曰：“文不如前书，而中所自为呜咽涕洟相似，故并录之。”

1 月日，宗元再拜，献书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2]，奉教诲，壮厉感发，铺陈广大。上言推延贤隲之道，难于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丧顿瘁，无以守宗族复田亩为念，忧悯备极。不唯其亲密故旧是与，复有公言显赏，许其素尚，而激其忠诚者。是用踊跃敬惧，类向时所被简牍，万万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献左右。

2 大凡荐举之道，古人之所谓难者，其难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难，言之难，听信之难。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乐言之者，有无之而工言之者，有无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虽舜犹难于知之^[3]，孔子亦曰：“失之子羽。”^[4]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汉光武，冯衍不用^[5]；才如王景略，以尹纬为令史^[6]。是皆终日号鸣大吒^[7]，而卒莫之省。无之而工言者，贼也。赵括得以代廉颇^[8]，马谡得以惑孔明也^[9]。今之若此类者，不乏于世。将相大臣闻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无之而不言者，土木类也。周仁以重臣为二千石^[10]，许靖以人誉而致位三公^[11]。近世尤好此类，以为长者，最得荐宠。夫言朴愚无害者，其于田野乡闾为匹夫，虽称为长者，可也。自抱关击柝以往，则必敬其事，愈上则及物者愈大，何事无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长者，可以为大官。”类非古之所谓长者也，则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岩廊之上，蒙以绂冕，翼以徒隶，趋走其左右，岂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哉？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难。孔子曰：“仁者其言也切”^[12]，孟子病未同而言^[13]。然则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间。是将曰：“彼诚知士欤？知文欤？”疑之而未重，一间也。又曰：“彼无乃私好欤？交以利欤？”二间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14]？兹拂吾事”^[15]三间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难。言而有是患，故曰听信之难。唯明者为能得其所以荐，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听，一不至则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听之难，而不务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舍，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虽无有司，而士可以显，则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预备而熟讲之，卒然君有问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无所以应之，则大臣之道或阙，故不可惮烦。

3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16]，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17]，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18]，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无所取信，杰然特异者，乃见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19]，天下号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20]。敬之，希屈、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断于古书老生，直趣尧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耳！

4 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21]，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

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来^[22]，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谭亦云：亲见扬子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传其书^[23]？诚使博如庄周^[24]，哀如屈原^[25]，奥如孟轲，壮如李斯^[26]，峻如马迁，富如相如^[27]，明如贾谊^[28]，专如扬雄^[29]，犹为今之人^[30]，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必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若吴子之文，非丈人无以知之。独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学，无以尽训诂风雅之道，以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败，不能远骋高厉，与诸生摩九霄，抚四海，夸耀于后之人矣。何也？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31]，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32]，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33]。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自苦^[34]，以危伤败之魂哉？

5 中心之悒悒郁结^[35]，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36]，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37]，秉直道，高于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38]。宗元无似，亦尝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号为大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39]，岂愚蒙独出数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过矣，宠已厚矣。夫知足与知止异，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复得好官，犹不辞让，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进。如其不至，则故无憾，进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40]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41]，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闾，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竞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伏惟以此为念。流涕顿颡，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

【注释】

- [1] 本文作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时柳宗元在永州。 杨京兆凭：即杨凭，字嗣仁，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人，柳宗元的岳父。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初，自江西入朝为京兆尹，因与御史中丞李夷简关系不好，为李所弹劾，贬为贺州临贺尉。这里称“杨京兆”，是称呼他的旧职。 [2] 胡要：杨凭的仆人。 [3] 虽舜犹难于知之：据《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gāo yáo）有一次同夏禹谈道：“做人君的要能知人，能安民。”夏禹说：“这就是帝尧也难以做到。”柳宗元这里误记帝尧为帝舜。 [4] 失之子羽：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曾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孔子的弟子。 [5] “德如”二句：据《后汉书·冯衍传》记载，王莽末年，冯衍曾投靠刘玄，刘玄败后，刘秀派人招降，他曾一度拒绝。后冯衍降刘秀，一直未得重用，仅任曲阳县令。以后终因与外戚交往，免官。 汉光武：即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 [6] “才如”二句：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后秦天水人尹纬，曾为前秦吏部令史，后事姚萇（后秦开国君主）。姚萇打败苻坚，派尹纬劝说苻坚，请求禅代，苻坚问尹纬：“你在我这里做什么官？”尹纬说：“尚书令史。”苻坚说：“你有宰相之才，同王景略是一流人物，而我不识人，真该亡国！” 王景略：即王猛（公元324~375年），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曾任前秦宰相。 [7] 号鸣大吒（zhà）：大喊大叫。 [8] 赵括得以代廉颇：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赵国中秦国的反间计，以赵奢之子赵括代替名将廉颇为统帅。赵括只会纸上谈兵，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大举出击，被秦将白起包围，40万赵兵全军覆灭。 [9] 马谡得以惑孔明：据《三国志·蜀志》记载，马谡喜谈兵，为诸葛亮所器重。蜀建兴

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兵攻魏国,以马谡为先锋,驻守街亭(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陇城附近),为魏将张郃击败。

[10]“周仁”句:据《史记·周文传》记载,西汉景帝时,郎中令周仁为景帝所喜,常出入宫廷。武帝即位后,周仁托病免官,以二千石禄归老。

[11]“许靖”句:据《三国志·蜀志》记载,东汉末年,广汉太守许靖颇有名气。刘备围攻成都时,许靖逾城投降,刘备因此轻视他,不加重用。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四方,如不厚待,天下人会说你不器重贤者。”于是刘备用许靖为司徒。

三公:东汉以司徒、太尉、司空为三公,是朝廷最高长官。

[12]仁者其言也切:语出《论语·颜渊》。切(rèn),话难以出口,引申为说话慎重。

[13]“孟子”句:语见《孟子·滕文公下》。

[14]甚(jì):毒害。

[15]拂(fú):违反。这里引申为破坏。

[16]屈:指屈原。马:指司马迁。

[17]王褒: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西汉末学者,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整理群书。

[18]陆机(公元261~303年):西晋文学家,字子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官至汉北大都督。

潘岳(公元247~300年):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

[19]叔仲鼎列:这里指杨凭、杨凝、杨凌三兄弟并列。

[20]敬之:杨凌的儿子,当时颇有文名。

[21]甲乙科第:指柳宗元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又考取博学宏辞科。

[22]吴武陵:柳宗元的朋友,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元和初年中进士,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因事流放永州。

[23]“桓谭”四句: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死后,有人对桓谭说:“你经常称赞扬雄所写的书,难道能够传给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流传后世,只是你我看不到罢了。大凡一般人都是轻视近世,尊重远古。他们亲眼看见扬雄的禄位和容貌都没有惊人的地方,所以轻视他写的书。”

桓谭(公元前?~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人。

扬子云:即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属四川)人。

[24]庄周:战国时著名思想家,以文章和博辩见长。

[25]哀如屈原:屈原流放后所作《离骚》、《九歌》、《九章》等诗,流露哀时伤国之情。

[26]李斯(公元前?~前208年):秦始皇时任丞相,文章说理透辟,气势磅礴。

[27]相如:即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

[28]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人。

[29]专如扬雄:扬雄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学有专长。

[30]犹为今之人:末脱“笑”字,《四库》本讹误。

[31]痞:病名。脾脏肿大硬化,从腹部外按摸,好像气结成块,又名痞块。

[32]眊眊(mào)然: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33]爇(fán)灼:焚烧。

[34]矻矻(kū):勤奋不懈的样子。

[35]惛惛(kūn bī):质朴诚实,至诚。

[36]《许京兆丈人书》:即前文所录《寄许京兆孟容书》。

[37]先君:指柳宗元的父亲柳镇。

[38]六品官:柳镇官至侍御史,为六品官。

[39]五六从:指同五六代祖的伯叔、兄弟辈。

[40]“不孝”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上》。

[41]所有世嗣:所当为使。《四库》本误。

【译文】

1 某月某日,我恭恭敬敬地写这封信呈献给您,仆人胡要返回复命,收到您教诲我的书信,慷慨激昂,内容丰富,使人感激奋发。信中首先讲到推荐选拔贤才的原则,难以在现在推行;其次讲到文章;最后惦念我遭到贬斥,困顿愁苦,不能保持宗族传统,重整田园家业,忧伤怜惜,无微不至。您不仅把我当作亲密的亲戚和旧交加以称赞,还有公正的言论明显地奖誉我,称许我的平生志向,激励我的忠诚之心。因此我欢欣鼓舞,敬仰恐惧,比读您以前写给我的书信,又超过了万万倍。所以我大胆地把我的想法都说出来,献给您的左右。

2 大概推举人才的原则,古人所说的难,其难处并不只是一种而已。了解人才难,向人推荐难,听信别人的推荐也难。有的人有真才实学却耻于向别人说,有的人有真才实学而乐于向别人说,有的人并无真才实学却善于自我吹嘘,有的人没有真才实学但不说话,使人感到好像有本领似的。有真才实学却耻于向别人说的,这是上等。即使像虞舜那样的人还会感到难以了解他。孔子也说过:“如果以貌取人,就会遗漏像子羽那样有才德的人。”不如舜和孔子的人,却说自己

有知人之明而没有差错，那是虚妄的。有真才实学而向别人说的，就次一等。像汉光武帝那样有德行的君主，不能任用冯衍；尹纬的才能像王猛一样，前秦皇帝苻坚却让他做令史这样的小官。这些人都是整天大喊大叫，然而终于没有被人觉察。并无真才实学却善于自我吹嘘的，那是害人的家伙。赵括借此代替廉颇为将，马谡借此迷惑诸葛亮。现在像这样的人，社会上确实不少。认为将相大臣听到他们的话，就必定能辨别出来，这也是虚妄的。没有真才实学而不说话的，类似于土块木头。周仁因为是重臣就享受二千石的厚禄，许靖因为有人称誉就位至三公。近世特别喜欢这类人，以为他们是年高德重的长者，最容易得到荐举贵宠。人们说老实愚蠢的人无害，如果让他在乡村市井做平民百姓，即使称他是年高德重的长者，也是可以的。但从那些守城和打更巡夜的小吏开始，就必须严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地位越高，对于社会的影响越大，何必任用那些朴愚无用的人呢？现在有人说：“某人是年高德重的长者，可以做大官。”一般都不是古人所说的“长者”，一定是类似土块木头的人物罢了。把类似土块木头的人物放在高高的朝廷之上，给穿上礼服，配备仆从护卫，在他们的左右奔走，这难道有益于解救百姓的劳苦吗？圣人之道无益于社会的实用，都是这个缘故，所以说了解人才是件难事。孔子说：“仁人，说话很慎重”，孟子认为志不同道不合就向别人进言是不好的。既然如此，别人不相信我，而我却向他们推荐人才，一定会产生三种隔阂。他们会说：“他真的了解人才吗？了解别人的文章吗？”怀疑我的话而不加重视，这是一种隔阂。又会说：“他是不是出于私人爱好呢？是不是由于利害之交而互相勾结呢？”这是第二种隔阂。又会说：“他是对我不满而陷害我呢？这会破坏我的事业。”这是第三种隔阂。由于畏惧这些而不敢说话，所以说向别人推荐人才是件难事。说了而听的人有这样的担心，所以说听信别人的推荐也是件难事。唯独明达事理的人，才懂得怎样荐举人，懂得怎样向人进言，懂得怎样听信别人的推荐。假如这三项中有一项做不到，那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君子不因为推荐和听信别人推荐是件难事，就不致力于选拔人才。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如果官吏不相信我，我了解那个人仍不放弃推荐，那一定会有相信我的人。如果了解那个人，即使没有官吏相信，而那个人是可以显扬于世的，假如我一旦掌握了用人的权力，那他就一定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了。所以朝廷大臣的最大职责，没有超过访求人才的了。如果不事先精细地谋求人才，突然之间，君主有所询问，宰相有所商议，官吏有所需求，那就没有办法应付，这样就会损缺大臣的职责，所以不能害怕麻烦。

3 现在社会上评论士人，首先着眼于文章。文章是士人的末技，但是士人的观点存在于文章中，通过文章这样的末技来把握士人思想的根本，可以了解到十分之七八，这是不可轻易忽视的。自古以来文士数量之多，没有超过今天的。现在的后辈青年中，写文章追踪屈原、司马迁的，可以找出几个人；追踪王褒、刘向那些人的，又可以找出十来个人；至于陆机、潘岳一流的人物，就为数众多，到处都是了。假如文士们都坚持写文章，那么文章大盛的景况，将是古代没有的，后代人便可以知道了。现在那些见闻狭隘、目光短浅的人，不足为凭，只有与众不同的杰出的人物，才能看到这一点。您因为精通文章的法度，与当世的士人交往，和您的两个弟弟鼎足而三，天下的人都称赞你们是文章家。现在又生了敬之，敬之是追踪屈原、司马迁那些人中的一个。天下正是安定承平的时候，现在的文士都能首先研讨治国的方略。而这些治国的方略又不完全依据古书或前辈学者的说法，而是直接归趋于尧、舜的大道和孔子的志向，把它阐明出来，这又是古人难以做到的事。可见，文章未必只是士人的末技，要看怎样去采择罢了。

4 我从小学写文章，中间有幸接连中了进士和博学宏词科，做到礼部尚书员外郎，专门掌管百官写给皇帝的报告，但却一直没有能够深刻了解做文章的方法。自从贬官以来，没有公事，阅读诸子百家著作，纵览古今，才稍稍懂得文章的好坏。去年，吴武陵来到这里，我欣赏他年

轻，才气壮健，可以复兴西汉的文章，每天和他交谈，于是替他选出十几篇文章，希望反复诵读，仔细揣摩，时时可以看出古人的情志。但是，古人也不过是人罢了，同我们相差有多远呢？一般地说，同人们可以谈论古人古事，不可以谈论今人今事。桓谭也说过：人们亲眼看过扬子云，容貌没有动人之处，怎么愿意传授他的著作呢？即使像庄周那样知识渊博，像屈原那样感情哀伤，像孟轲那样文章奥妙，像李斯那样文势壮伟，像司马迁那样风格峻峭，像司马相如那样文词富丽，像贾谊那样明达事理，像扬雄那样学有专长，假如他们生活在现在，那么世上认为他们高明的人也是很少的。由此看来，古代的人未尝不是被他当代的人所轻视，而被后世的人所尊重的。像吴武陵的文章，不是您，别人是不会了解的。只是担心社会上那些才气很高的人，不肯坚持学习，无法完全学会诠释古书的方法和文章写作的规范，以造成一代文章的繁盛。至于我自己，才力已经亏损，不能驰远飞高，同那些后生一起冲上九霄，接临四海，向后人夸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凡写文章，以精神、意志为主。自从遭到贬斥放逐，接着又碰上母亲去世，精神荒乱，意志耗竭，又常常积聚忧虑恐惧，精神意志已经不足了，读过的书随即就遗忘。近一两年来，瘡病更加厉害，加上其他疾病，行动举止已不正常。眼力朦胧，眼睛里好像长着什么东西，就像天空中充满尘雾，抑郁惨凄，虽然有意探求文章，但疾病已把我的意志夺走了。每当听到别人说话大声一点，就感到血气冲动，内心震恐，即使用手摸着心，按着胆，还是不能镇定。加上永州多火灾，五年之内，四次遭到大火。赤着双脚，从火中逃走，坏墙破窗，仅仅免于烧死。书籍散乱毁坏，不知去向。因此一遇火警，恐惧得整天神志不清，连话也说不出，又怎么能够用心于写作，勤奋不懈，自讨苦吃，以危害我这伤残破败的灵魂呢？

5 我心中那种至诚郁结的情况，已详细地写在我献给您的致许孟容前辈的信中，不再啰嗦地在您面前陈述了。大凡人遭到贬斥摒弃，都迫切地希望有为国效力的机会，而我独独没有这种念头。自己认为罪过重大，不可赦免，才力资质又没有特别的地方，能够苟活于世，抛弃忧伤恐惧的心情，那就是幸运的了，哪敢有其他的念头！我想先父品德孝顺，遵行直道，高于天下之人，两次入朝廷任职，官阶达到六品。我的德行比不上先父，也曾两次入朝任职，达到六品了，凭什么承受这种荣誉呢？并且柳氏号称大族，和我同五六代祖的叔伯兄弟辈都没有入朝做官的，难道我独独出数百人之上吗？根据这些自己思量，所得的官阶已超过我的才能了，所受的恩宠已是很优厚的了。知足与知止是不一样的，宗元已经知足了；假如就不再进取，不接受朝廷的禄位，也是我办不到的。今后再能得到好的官职，还不会推让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与别人相比，我还足以进取。如果达不到目的，那本来也没有什么遗憾，就打消进取的念头了。生活孤孤单单，无法成立家室，即使非常尊崇厚待我，谁来同我共享这种荣誉呢？只恨自己不幸，曾经承您厚爱，让女儿同我结婚，她却早已去世，我独自生活十多年了。她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可惜一生下来就死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后嗣可以托付，遗憾痛心，常常存在心中。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现在还忙忙碌碌地活在世上，只是怕没有后嗣罢了。假如老天不忘记先父的德行，让我能有后嗣，或者还可指望延长寿命，得到大赦，回归故乡，成立家室，那么做儿子的职责也就尽到了。除此之外，如果还想争取什么恩宠利禄，天都不容我，天都不容我！您不久将会回到朝中，再做大官，希望您把我的事记在心里。流泪叩首，陈述这些，非常感激。

与萧翰林俛书^[1]

茅坤评曰：“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1 思谦兄足下：昨祁县王师范过永州，为仆言得张左司书，道思谦蹇然有当官之心，乃诚助太平者也。仆闻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说，仆岂不素知耶？所喜者耳与心叶，果于不谬焉尔。

2 仆不幸，向者进当觊觎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间！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于内，则孰能了仆于冥冥之间哉？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2]，超取显秩，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媚嫉^[3]，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名不能厌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与罪人交十年^[4]，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移，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置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过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只益为罪。兄知之，勿为他人言也。

3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腿^[5]，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疹慄^[6]，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楚、越间声音特异，鸩舌啁噪^[7]，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晓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后兴。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说长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喑默，思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

4 今天子兴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仆与四五子者^[8]，独沦陷如此，岂非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独喜思谦之徒，遭时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诚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倘因贼平庆赏之际^[9]，得以见白，使受天泽馥润，虽朽枿腐败^[10]，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一释废痼，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甿^[11]，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铎者采取，献之法官，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终欲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注释】

[1] 本文作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时柳宗元在永州。萧俛：字思谦，贞元中进士，以贤良方正对策异等，拜右拾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召为翰林学士，三年后，进知制造。《旧唐书》卷一七二、《新唐书》卷一〇一有传。

[2] “然仆”三句：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柳宗元自监察御史里行升迁为礼部员外郎。

[3] 媚（mào）嫉：嫉妒。

[4] 罪人：指王叔文。参见前文《寄许京兆孟容书》注[4]。

[5] 眊（mào）：眼睛昏花。腿（zhui）：足肿。

[6] 疹（shèn）慄：使人害怕，可怕。

[7] 鸩（jué）